

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

存在精神分析评述

〔苏〕阿·米·鲁特凯维奇 著

吴 谷 鹰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А · М · РҮТКЕВНЧ

ОТ ФРЕЙДА

К ХАЙДЕГГЕРУ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5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

CONG FULUOYIDE DAOHAIDEGEER

——存在精神分析评述

著者/〔苏〕阿·米·鲁特凯维奇

译者/吴谷虞

封面设计/王师颀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34,000

版次/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62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062-8/B·13 定价 3.70 元

译 者 的 话

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等西方学说目前在西欧还有市场，国内也有不少读者感到兴趣。所谓“存在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两种学说的“结合”，尽管其中也有人对弗洛伊德学说有某种批评或“改造”，实际上只是“结合”的方式不同而已。本书作者一直把这种学说的来源上溯到弗洛伊德以及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甚至基尔凯郭尔，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学说，然后才对“存在精神分析”这一流派的最新代表人物：路·平斯凡格(L·Binswanger)、罗·梅(R·May)、罗·冷英(R·Laing)、米·薄斯(M·Boss)、维·弗兰克尔(V·Frankl)等人的学说作了介绍和分析，比较其异同，评价其得失。中间还附带谈到所谓“第三思潮”的马斯洛的心理学及所谓“新左派”运动。本书所涉及的面较广，虽然只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材料却是较为丰富的，许多材料在国内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书在苏联也是第一本。读者看了本书以后，如有兴趣，可以作进一步探讨。

我们介绍西欧的一些学说，往往要末完全肯定，要末完全否定，除此以外似乎就很少既肯定它的积极的方面，又批评它的消极方面的。就目前来说，只作单纯的介绍或“拿来”的还较多，批评、分析的较少，所以还很难谈得上批判地吸收。本书作者对上述这些学说基本上是有肯定，有否定的；当然否定的还是多些。作者肯定的是否得当，否定的是否应予否定，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总之，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这些西方的最新学说。

由于这方面的一些译名还很不统一，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名词、术语，又往往是第一次出现。所以译者在参考了已出版的一些书籍、文献之后，许多名词、术语的译法，有的采用已有译法，有的是重译的；有些名词、术语是第一次出现的，只好自己翻译（原来附有人名和专门术语译名对照表，由于排印困难，未能付印），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88年1月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危机	6
1. 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社会	6
2. 齐·弗洛伊德的哲学人类学的某些特征	15
3. 精神分析的现状	30

第二章 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	39
1. 艾·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心理学	45
2. 马·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	52
3. 现象学的本体论与精神分析	86

第三章 从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	107
1. 从新康德主义到马·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	109
2.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	117
3. “存在分析”	124
4. “相互存在”	131

第四章 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心理学”、“反精神病学”	157
1. 罗·梅的存在心理学	159
2. “分裂的自我”	180
3. “反传统文化”、“经验的政策”和疯狂的政策	201

第五章 存在精神分析与宗教	216
1. 米·薄斯的“存在分析”	216
2. 维·弗兰克尔的理智信念疗法	241

结 论	258
------------------	-----

导 论

精神分析是西方各国中最有影响的社会哲学学说之一。在苏联的图书中，有不少著作令人信服地表明：齐·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自命不凡地以为他们所捍卫的是唯一正确的关于人的学说，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许多著作中也追溯了与精神分析有关联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但是精神分析进化的许多方面，我国图书中暂时还没有阐明。然而在最近几年中，不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本身，还是许多企图把精神分析同西方现代哲学其他流派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观点，都发生了颇大的变化。

存在精神分析就是这种“综合”的最著名的形式。早在 30 年代就能观察到把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的企图，但一般地说它们没有得到这些学说信徒的响应。在 60 年代则形成了(如果可以这样

说的话) 几千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疗法医生提出来的从存在主义者立场重新认识精神分析的运动。

虽然远不是所有一切这种重新认识的拥护者都采用“存在精神分析”这一名称, 但就许多考虑来说, 它最适合于概括这里所考察的所有学说。第一, 不管某些强调自己的立场与让·保·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不同的德国著作家的异议, 就是在西方也常常为这些目的而使用它。差别是有的, 但须知它们并没有妨碍使用萨特的术语“存在主义”, 来说明德国、法国(马赛尔)、西班牙学说的特征; 虽然这些学说的创始人不接受这一术语。第二, “存在精神分析”这一术语使我们能够突出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的理论体系, 同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的学说的区别。前者一般地说是实践的精神分析家, 而且即使他们也不承认弗洛伊德的学说的话, 那他们从弗洛伊德那里也继承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基本特征。反之, 职业哲学家不是对精神分析的这些方面根本不感兴趣, 就是提出一些与精神分析的实践完全不相关的思想(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

当卡·雅斯贝尔斯以分析尼采这位思想家创作中的病理因素预告自己关于尼采哲学的研究时, 或者当萨特在夏·波德莱尔的童年感受中, 寻找那决

定了这位诗人的整个往后生活和世界观的东西时，他们成了应当有助于理解一定的哲学思想或者诗人创作的传记研究著作作家。当然，存在精神分析家也从事这一类的研究。弗洛伊德本人以关于列昂纳多·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的研究论文开创了这种研究。但是他们的基本著作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职业性地叙述病史，不容有关于某位艺术家或诗人的“奥狄浦斯情结”的幻想，似乎这种“情结”决定了艺术家或诗人的整个创作和他的作品的内容。其中是重病患者的实际生活事实、苦难、萦绕脑际的念头、荒诞的体系的枯燥而事务性的叙述。他们的真正姓名不知道——职业道德禁止精神病学家泄露它们，——而谈某个“爱伦·韦斯特”或者“黎古里·苏赫纳”；而所以描述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因为某种神经机能症或精神病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固定化了。哲学思考是因为和由于精神病学家在与心理失常的日常斗争中所打开的人的那些生活方面产生的。可以说，存在精神分析家企图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利用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概念。

西方哲学人类学中的新的流派的出现，就成了这种应用的结果，这不论对于哲学家或是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都有点出乎意外。这种新鲜事物当然是相对的。须知存在主义的基本论旨仍旧保存着，

只是在其中加入了必要的修改，以便使形而上学的体系适应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资料。同时应当说，如果现在不能期待作为哲学理论的存在主义作新的发挥的话，那末正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与神学一起，在西方是那些这种哲学相当根深蒂固并在那里继续发生其影响的领域。存在精神分析的创立者是企图坚持关于人的唯心主义学说的大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疗法医生，他们依据存在哲学，首先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的学说。他们写了不少著作，值得心理学家和医生们的注意。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只是他们的哲学见解。他们著作的心理学和医学方面将只是在与哲学问题有关系的限度内，才引起注意。

所以采用这种角度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并不感到自己充分内行，足以就专门的科学问题进行写作。众所周知，甚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家的理论受欢迎，看来并不是与解决这类问题有关，也不是与这方面对同行专家——心理学家和医生有影响有关。相反地，从心理学家和医生方面常常听到尖锐的反对意见，指责“存在分析家”不经过科学团体的代表们的同意，就转向广大读者，把极有争议的假设，宣传为绝对真理。对于他们的哲学论文尤其可以这样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其中成了支持存在主义基

本论点的实例的总和。

因为存在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写的书籍和论文实际上汗牛充栋，我们只详细论述最知名的欧美理论家的著作。但在介绍他们的学说之前，必须至少大体上说明一下精神分析的现状，考察一下其著作对存在精神分析的形成发生过最重大影响的那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危机

1. 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社会

精 神分析在本世纪初作为医学心理学的流派之一产生之后，起初由于齐·弗洛伊德的努力，然后也由于数量越来越多的他的追随者的努力，逐渐变成了一种自命为独创性地解决好象所有一切世界观问题的学说。同时它成了西欧，尤其是美国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狭义上采用精神分析——即作为医学心理学和心理疗法的一种形式，也形成了完整的协会、诊疗所、研究中心和教学中心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社会设施。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专家充塞了各种社会服务部门、福利基金会、干事会，他们在管理、广告、教育、职业指导所、立法等领域工作，在群

众性的信息等设施中工作。

但精神分析的影响并不限于此。它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组成要素（稍小些的程度内也是西欧生活方式的要素），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宗教学、历史研究，对所有各种类型的文学和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在西方造成了独特的“舆论气氛”，因为相当大数量的学者、经理、司法人员、僧侣、新闻记者、教员、作家及一系列职业的代表，在实践中都是指靠精神分析的。象“情结”、“挫折”、“压抑”、“文饰”、“升华”这样一些名词术语，都进入了日常生活用语。性行为、夫妇间的相互关系、孩子的教育，都借助于精神分析的公式来认识。

一种学说的基本论旨不是被说成是有争议的，就是被大部分科学团体简单地否定的，这种学说这样受欢迎是同什么有关系呢？实际运用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即一批医学科学代表的活动，是精神分析观的基础。精神分析的影响一部分是同此有关系：即他们在一定场合做到治愈或者至少暂时减轻了病人的病状。要不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决不会成为如此流行的心理疗法的形式。苏联心理疗法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屡次指出精神分析实践中有个别积极的因素，同时着重指出弗洛伊德学

说一般理论论旨的缺点。如果不管投时髦之机的招摇撞骗者的话，精神分析家都是着手治疗复杂的心理失常和尽自己的力量试图减轻病人痛苦的医生。

指靠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按其效果来说显然不比一系列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好（而在治疗某些心理失常时还坏些），这是另一回事。虽然如此，普通美国人，如舆论调查所表明的，一般地把心理疗法同精神分析混为一谈。如果估计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影里和小说里他经常碰到分析家这一治疗人的灵魂的人和行家的神秘形象的话，这是不奇怪的。著名的英国作家和学者查·伯·斯诺早在 50 年代末就已指出，在比较苏联和美国的文艺作品时，精神分析家在美国小说中的形象，就象工程师在苏联小说中的形象一样寻常^①。精神分析成了许多神话的源泉，甚至产生了一种到精神分析家那里求治的时髦：获得成功的商人、电影明星，甚至犯罪世界的头头（例如爱·薛列托在长篇小说《生活的起点》中描写了这种“病人”的肖像），都来暴露自己的情结。

精神分析的广泛影响和时兴不仅与心理分析治疗的效果有关，而且与其说是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效

^① 参见查·伯·斯诺《两种文化》莫斯科 1973 年俄文版第 46 页。

果有关，不如说是与一整套社会因素有关。首先是在西欧各国患有神经机能症和精神病的人数目不断增长。在“自由世界”的主要国家里达半数的病床被患心理疾病的人所占。如1978至1984年国民心理健康研究所所作的广泛调查表明的，美国大约有18.7%的成人，至少患有一种精神失常病。最常见的是人们感到没有原因的焦虑（大约占被调查者的8.3%），由于酗酒和滥用麻醉剂造成的精神失常占第二位（6.4%）。将近1%的美国人患有精神分裂症^①。在这样的情况下，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心理疾病不可避免地增长，以及提出自己的学说作为克服现状的手段的精神分析家，总能找到用心的听众、病人和追随者。

但促成精神分析传布的社会因素远不只限于此。精神分析不只是一种心理治疗和门诊的业务。它同时是关于人的哲学学说，社会哲学，因此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成了西方文化的不可分的部分。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别尔格成功地套用华尔特^②的话：“如果没有弗洛

① 参见1984年10月19—25日《在国外》杂志俄文版第21页。

② 可能指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略斯·华尔特(Andreas Walther 1879—1960)，著有《美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1927)一书。

——译者注

伊德的话，那也须要把他虚构出来”^①。根据别尔格的意见，精神分析传播的主要社会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生活的范围差不多完全分开。这导致了“认同的危机”：在公民生活、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合理化的情况下，只能在私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真正的我”。这些人好象是说：请不要在我站在车床旁或柜台旁时来判断我，但是请到我家来看我，那时你就会看到。认为家庭关系，尤其是性的关系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精神分析，原来是使这些思潮“合法化”的方便手段，它自以为给予大批惊惶不安的需要者以本来意义的意识。

精神分析对于公众的范围来说也同样重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化导致官僚主义化（别尔格跟在德国社会学家马·韦伯之后重复这一点），因此在官僚制度等级上的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中，心理因素、精神分析也提出的社会心理的控制手段，具有重大意义。最后，别尔格还指出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被吸引到他不了解其起

① 彼·别尔格《对于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理解》，见《面对现代性》纽约1977年英文版第51页。

作用的力量的局面中……社会象是神秘的力量那样屹立在个人面前，或者换句话说，个人对于造成他的生活的那些基本力量，是无意识的”^①。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经验，与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生活解释为受潜意识过程支配相一致。

别尔格作为西方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之一，认为精神分析具有宗教崇拜的职能。不管精神分析包含着不少庸俗唯物主义精神的论点，这种唯物主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②。类似于宗教观念一样，精神分析提出关于现实的神秘化的观念，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神话式的、神秘力量的作用。可是也象宗教崇拜一样，精神分析所执行的完全是尘世的职能。个人的“适应”、使他适应于周围世界，是精神分析的最重要任务。精神分析把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范畴绝对化了：只有很好地适应于现存社会的人，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精神分析家认为自己的目的在于恢复病人的心理健康时，他就有根据谈病人适应于现实。可是在给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下定义时，他就抛

① 彼·别尔格《对于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理解》，见《面对现代性》英文版第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2页。